

烟台故事

登州古驿道

郑伟基

往事如昨

驿，《古代汉语词典》释：传递文书的马及车。驿道，古代传递政府文书等的道路。驿站，古代传递政府文书的人及来往官员中途更换马匹或休息、住宿的地方。《辞源》中“驿站”条：“宋代称邮递驿站为铺……明因之。”铺亦写作“堡”。

中国的驿站制度始于先秦时期，起初以兵夫乘快马为各级政府传递公文、政令和军事情报，后来业务逐渐拓展到代民间传递书信。

驿站分为驿、站、铺三类。驿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运输的组织。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，为军事系统专用。铺（堡）由地方厅、州、县政府领导，负责公文、信函的传递。铺与铺之间的距离一般十里左右，每铺设4人，管理严密。传递工用具用马。铺司兵（亦称驿卒）送公文时，用一副夹板背上公文，带一根防身红闷棍和绢布3尺（防雨水）。

驿站管理至清代已臻于完善，管理极严，违反规定要治罪。到清末，文报局设立，开始与驿站相辅而行；继而废除驿站，由文报局专司其事；以后又设邮政，文报局也逐渐废止。

据《蓬莱县志》记载，古代登州通往外地的驿道有三条：第一条出城向东，经十里堡、沙河、安香河、三十里堡、五十里堡、六十里堡、巨峰、树乔、丈老沟至福山县境，全长90里，过烟台后到达文登、荣成。第二条出城向南，经十里堡、二十里堡、朱牟院、师古庄、龙家店、大辛店、温石汤、小柱，至栖霞县境，全长105里，过招远后进入青岛。第三条出城向西南，经上水门、窑坊、司家庄、十里墩、茶棚、天桥、草店、三十里店、西正楼下、大姜家，入黄县境内诸由观，全长74里，再过莱州、青州，到达济南府。该驿道在蓬莱城内虽然短，但在省内却是三条中最长的。

因为驿站所处的地理环境较优越，交通便利，故古时蓬莱境内许多驿站逐渐形成村落，且沿用驿站或周围设施名称作为地名。虽然古驿道早已成为历史，但在蓬莱境内却留下了许多与驿道有关的历史遗存。

古时以蓬莱城为起点，每十里为一堡。城东南三十里处设立了一个驿站，这里东有龙山，西有雨山，南有鹰回山，两条东西流向和南北流向的小河在此交汇，水草丰美、树木茂密、土地肥沃。明代成化年间，有张氏兄弟从山西“小云南”迁移登州，在此安家落户。村庄名称自然以驿站命名，称三十里堡。

五十里堡村位于城东距刘家沟镇驻地20里，建于明洪武年间，为梁姓先民自山西“小云南”迁来定居。当地人称驿道为官道，官道旁挖设了官井，供往来的人员和马匹饮用。官井经后人修缮，至今仍保存完好。在官井东侧有一处全县有名的宅院，当地尊称“官家”。宅院为前后三进院落，现仍保存完好。“官家”的主人名叫赵恒光，是光绪年间两广总督，后任盐务总管。

出蓬莱城沿206国道东行60里，路南有一个依山傍水、风景优美、居民不足百户的小村庄，这就是历史悠久的六十里堡村。小村庄在当地之所以出名，是因为这里是古时的重要驿站，一条东西走向、宽约7米的古驿道从该村经过。村中以葛、李两姓为多，杜姓仅有几户。

二十里埠位于蓬莱城南南王街道东3里，距县城20里，原名二十里堡，古为二十里铺，是通往栖霞县的急递铺。“埠”，普通话读“bù”，因蓬莱方言“埠”与“堡”通读“pù”，后便以“埠”取代“堡”。二字不仅音不同，而且意也不同，失去地名的历史本意了。

2011年，考古人员在蓬莱北沟镇发现一段古驿道，当地称官道。古驿道依据地势，多为土筑，宽4米-5米，全长20公里。经定性分析，当属北宋时期修建。它是在烟台市首次发现的古驿道遗址，弥补了我市考古界的一项空白。

原驿道自登州城出发，途经窑坊、三里桥、司家庄、五里桥、南沟、西沟、秦家沟、李庄、亦山（十里墩）、望海岭、上魏家（二十里墩）、歪脖堰、天生桥、火石堰、广济桥、草店、三十里店（三十里墩）、西正楼下、大姜家、河润，入黄县诸由观镇后到达黄县县城。其中亦山南坡、望海岭、火石堰（上魏家）、草店、三十里店、大姜家的部分路段保存较完整，遗存基本保持了原貌。

蓬莱区文物局文物部申开波部长介绍说：“官道的修建，不仅有利于官方的往来，对周边百姓的生活也带来了巨大的便利。蓬黄周边的百姓往来多经此道，繁华时道路上还设有茶棚，供行人歇脚和休息，在上魏家村二十里墩西侧有茶棚原址。官道的发现，不仅对研究古代驿道在传递信息上的作用具有较高价值，还为古道遗址的保护和复原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。”在这条古道上，现存诸多有价值的遗迹。

十里墩指的是蓬莱城西南十里外的一处古代烟墩遗址。古时烟墩（烽火台）不仅是沿海海防的重要设施，还是驿道上的重要设施。古代通信条件差，有紧急重要公文就用快马传递。在一般情况下，如遇重大自然灾害、外部入侵、调整兵力、紧急转移疏散等事由，多用烟墩烽燧来传递信息。昼则放燧，夜则点烽。烟墩燃料十分讲究，什么柴草冒白烟，什么柴草冒黑烟，什么柴草起明火，什么样的烟火传递什么信号，都有严格的规定。烟墩设置一般十里一处，选址于高地地势显眼之处。

该烟墩为石砌和回填夯土，呈方形塔状，每边长8米，上腹内收，高3.5米。南侧筑有台阶，供守墩士兵向上搬运柴草所用。后来由于修路和建养鸡场，烟墩全部被毁。

茶棚位于上魏家村北一里许的高

台地上，处于驿道南北走向和西南走向的拐弯处。据当地老人回忆，当年茶棚的规模相当大，有饭馆、店铺，主要以茶饮为主。茶棚是这里的主要建筑，砖石木结构，南侧有门，四周透空。里面摆设茶桌和板凳，供来往行人饮茶休息，也是牲口补充草料和饮水之处。

茶棚一般在春、夏、秋三季经营，冬季一般经营小吃和住宿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留有部分遗存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平整土地时被全部毁坏。当地“茶棚”的地名沿用至今。

天桥位于上魏家村和草店村之间的中间位置，堪称古人修驿道智慧的结晶。天桥北侧是上口大李家、上口高家，该地段是呈东西走向的深沟，若在此修道工程量巨大，在当时的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。天桥南侧是上魏家村和北罗家村，该地段是呈西南走向的深沟，若在此修路绕得远，也不是理想的方案。唯独天桥这里，处于两条深沟之脊背上，地质为风化石，便于开凿施工，且具有抗风化能力。先民便选择在山脊上开凿古道，既缩短了路程，省工省力，路基又安全耐用。

古桥位于草店村东北处，北依迎口山（约十万年前形成的火山）。迎口山南侧有一条季节性河沟，雨季时水从这里淌过，影响驿道的通行。北宋时期，先民在此修建了这座单孔石桥。

石桥呈东西走向，高2.6米，宽3.5米。桥洞为拱形砖石结构砌体，洞高1.6米，宽1.4米，进深3.4米。桥洞下端为石头砌体，上端为横砖砌体，洞拱为五层竖砖砌成。至今从桥孔断面察看，洞孔两侧砖石仍结构完整。

草店驿道古桥已有上千年历史，是迄今蓬莱仅存的宋代建筑之一，承载着千年古道的兴衰史。

古驿道从三十里店村中央穿行而过，呈东北、西南走向。村东北角有一段七十多米长的石头路，用不规则的毛石铺成，路面遗留被车辆长期碾压形成的凹槽，路面石全被磨得溜光锃亮。

三十里店村东北是登州古城，西南是黄县城，距离均为三十里，行人和车马行至此处，都有休息和饮食之需。因此，当年三十里店虽然居住的人家不多，但车马店、茶馆、饭店、烟馆、店铺、钱庄却比比皆是，加之近处又有兴盛的北沟街和寨家口港，五花八门的赚钱营生也应运而生。

三十里店也是三十里烟墩遗址所在地。三十里烟墩位于老村南侧、新村北侧，如今墩西墙体和回填夯土尚存。

古驿道经三十里店直通西南的西正楼下村，再经大姜家村北塔进入黄县诸由观。至今大姜家村北塔仍存有二百余米的老驿道原貌。诸由观村的中心大街称官道街，恰好与登州古驿道相衔接。

（感谢蓬莱市地名办刘晓华先生提供信息）

上山抓“大头光”

蔡成录

说起往事，早年上山抓“大头光”的情景仍历历在目。

这里说的“大头光”是一种生长在椴树上的昆虫，它专吃椴树叶，与蚕农养的柞蚕争食。有一年“大头光”甚多，一棵椴树上就有十个左右，椴树上的叶子两三天就能被吃光了，柞蚕则没有叶子吃了，这样下去必定严重影响蚕茧的收成。于是生产队长发动社员们上山抓“大头光”，抓到“大头光”不仅可以自己留着吃，还给社员记工分。

大人孩子凡是能上山的都手拎一个半大铁筒或塑料桶，爬上山坡，分散到椴树林里。为了多挣工分，也为了吃上“大头光”，个个干劲十足，心无旁骛地奔走在椴树林间，将树上的“大头光”一网打尽。

对于抓到的“大头光”，少数人随手理出了它体内的屎，多数人把它在河边清理干净，带回家做美食。清理完“大头光”，河水都变成酱油色了，洗衣服都要到河上游去。

“大头光”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，比猪肉、蚕蛹、蝉、大油蚂蚱、豆虫、大肚螳螂要好吃多了，炒一盘很快就被吃光了。

我老伴把“大头光”切细，和方瓜丝一起炒辣椒，用适量的花生油和盐，加上葱花、姜丝，不再加其他佐料，炒出来的菜口味特别鲜香。我就着它大口吃苞米面片片，越辣越爱吃，真下饭！我还吃过老伴用“大头光”加方瓜丝、葱姜调馅包的饺子，口味独特，吃起来比牛羊肉馅还顺口。

“大头光”由绿色的幼虫长到成虫后，身子圆滚滚的，全身紫红色，此时肚子里没有屎。把它放在油锅里，加适量的盐，炒干水分，黄黄的颜色真诱人，吃后口齿留香，回味无穷！邻居家还把炒好的“大头光”寄到外地，让他的伯父也能吃上山珍野味。

地处山区的栖霞，自从规模化发展苹果产业后，放蚕的人极少了。大家都忙着管理果园，山上的椴树不砍伐，长得密密麻麻，可不知什么原因，“大头光”却很罕见。2018年初秋，栖霞方山林场里，“大头光”突然泛滥成灾，消息传出后，周边几十里的村庄都震动了。人们多年没有吃到“大头光”了，早就垂涎三尺，于是放下农田里的活儿，开着车，携家带口去抓“大头光”，就像赶山会一样热闹。有的人为了饱口福，晚上拿着手电筒或是头戴矿灯去抓“大头光”，大家收获满满。“大头光”可是最好的下酒菜，能与头刀韭菜炒海肠、炒肉丝相媲美。

如今在栖霞，“大头光”的价格不菲，比牛羊肉还贵很多，很多人抓“大头光”卖，发了一笔小财。

当然了，在抓“大头光”的过程中，也闹出很多啼笑皆非的事，有的人躲不开“剥刺毛”，弄得手背、胳膊通红，既疼又痒，有的人被小草蜂、长脚蜂蜇得鼻青脸肿，还有的人人深一脚浅一脚，被草或树枝绊倒，手脚划出了血，听说还有人被蛇咬伤了。想尝到“大头光”的美味，也不容易呀。